



## 为什么起洋楼?

许谋清

我寻找一种被遗忘的人,或者是被忽视的人。比如柯南,比如蔡德次。蔡祖醒也是一个被遗忘的人,他家的房子地势比较低,又临近梧垵溪,只要发大水,溪水就直逼他的家门口。他儿子娶亲,赶上发大水,新娘子进不了门。后来,借人家的门板临时搭一个桥,让新娘子走那门板进了他们的家门。当然,蔡祖醒和柯南、蔡德次一样,几乎没有故事。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人,是因为他儿子蔡德毓。我们从“玻璃大王”蔡德毓倒推着找到了他。蔡祖醒有7个儿子,穷,怎么办? 梧林又很封闭,无路可走。蔡祖醒开窍,他发现当时的梧林是小封闭,但梧林的外边并没有封死。哈,天无绝人之路。他让大孩子都走,都去菲律宾,身边就留两个小儿子——蔡德毓和蔡德毓。前边5个儿子也都没有故事,淹没在东南亚的人的汪洋大海中。蔡德毓没被吓住,他也去菲律宾,给他们家找到了财富,也创造了属于他们家的故事,成为梧林故事的强有力支撑。

蔡德毓有两个故事,在家乡的故事和在菲律宾的故事——家乡的故事就是盖房子的故事,菲律宾的故事就是玻璃的故事;家乡的故事是他的乡愁,菲律宾的故事是他的诗和远方。当然,这两个故事是交叉的。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乡愁,没有离开家也不知道什么是诗和远方。

在菲律宾有一样东西让蔡德毓的心一下子瞎亮了,这就是玻璃。几个哥哥都去了菲律宾,就蔡德毓和小弟憨在梧林老家。老家的窗户都是小小的石头窗,一个“四”字,四面是石头,中间两竖还是石头。笨笨的石头窗,矮矮的砖平房。长期憨在老家,又挤在阴暗的小房子里,第一次看到玻璃窗,让蔡德毓的心好像一下子打开了。玻璃,隔着它,能清晰看清外边的世界;做成镜子,又可以清晰地看清自己。蔡德毓从玻璃上看到自己人生的路。他用打工挣来的小积蓄开了一家玻璃镜框店,当时是一项热门生意。一个人,当老板也当小工,几百斤一箱的玻璃也自己扛。用脑子,不省力,事业有成,不负苦心。20岁,白手起家;30岁,一年能到手数千银圆。一个家族,子侄繁多,他成了主心骨,立足于异国他乡的商界,成为让人刮目相看的人物。

浓浓的乡愁,他衣锦还乡。这时,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晋江人。起大厝,在家乡建业,自然盖的是红砖厝。老家原来房子小,现在要盖大房子;原来地势低,现在他要在高处盖房,背靠石鼓山。那红砖,100年后还是那么红;那图案,依旧有棱有角。

蔡德毓是一个做事精细的人。粘良图、林铅海编写的《梧林故事》一书,讲了两个细节。一是由于衣着朴素,还背着一只旧蓆蓆(羊编提兜),看上去不像有钱人,老板见他打听这打听那,很不耐烦,便故意说个低廉的价格,说:“若是你能多买,就削价卖给你。”蔡德毓故意问他:“此话当真?”老板赌气说:“现金拿来,当场交割!”蔡德毓登时笑着打开蓆蓆,数钱给他。……另一个细节是,铺石埕(屋宅前边的石板地)。据说“他当时监督工程,每一块条石安装好,他会拿薄薄的卷烟纸试插石缝,如果插得进去,就要返工重来。”1921年,建了一座二进三开间大厝;1923年,又建一座五开间二落大厝。后来人称这两座大厝为德毓宅。

可以说,蔡德毓的红砖厝尽善尽美。但是,蔡朝东让儿子回来,在梧林盖了第一座洋楼。蔡朝东客气,让蔡德毓帮着看看。蔡德毓心里明白,蔡朝东捷足先登了。红砖厝让人羡慕,哥特式、罗马式洋楼却叫人惊异。

为什么盖洋楼? 仅仅是光宗耀祖吗? 它会把梧林人引向外边的世界。他们这些先行者有责任把自己的宗亲,把自己的同胞的目光牵向广阔的大世界!

红砖大厝落成,一家人却不能像预想的那样欢天喜地地住进去。一大家子,妯娌“鸡吵鸡闹”,在琐碎中计较,在小农传统的束缚里挣扎。封闭梧林人的不仅仅是梧林没有通向外边的大路,还有走不出的心路。

蔡德毓和他的兄弟分家了。之后呢? 他不是只带他自己一家,而是兄弟各家全部带离梧林,再下南洋,显示一种大将风度。他听到另外一种生活在召唤。

这一次,蔡德毓事业大成,垄断了菲律宾的玻璃行业,成为“玻璃大王”。

人生没有十全十美,他的小儿子蔡怡苗成为他的心病。这个孩子不学好,整日不着家,甚至飙车。蔡德毓让他跟七叔蔡德毓回梧林,离开花花世界,希望他能够收心。

蔡德毓1936年再回梧林,他也起洋楼,而且是五层。

早在蔡朝东建朝东楼时,蔡德毓就发现了瑕疵:墙面比较粗糙,有的还有小洞。他就问施工队,这是为什么? 原来问题出在模板上。蔡德毓就在模板上下功夫,一定要叫木工刨平了。他还特别从上海请了施工队,墙面就显得很平整。按设计,朝东楼外边是洋的,里边却是中式的。五层厝已经有了卫生间。晋江改革开放初始,楼房里也没有卫生间,蔡德毓有超前意识。五层厝和朝东楼互相呼应,形成了梧林传统村落特色格局。

遗憾的是五层厝也没有最后竣工,没有完成内装修。为什么? 没人注意这个问题。我们猜想,可能和他的小儿子有关。

粘良图、林铅海的《梧林故事》描述了在这个在梧林的蔡怡苗。他经常骑着摩托车,腰里插着双枪,带着一群小伙伴到石鼓山练枪法,每回总要带着一大包铜钱,掏出来往高处一扔,双手迅即抽出枪来瞄准,将空中正在坠落的铜钱击中……他曾骑着摩托托经过狭隘的后洋崎,正当下坡时,突然惊起草丛中的两只鹁鸪,他手疾眼快,双脚夹着摩托车,双手从腰间抽出枪来,“啪啪”两声,将那两只飞起的鹁鸪击落在地……为了炫耀车技,蔡怡苗让人在自家未装修的五层厝前,用木板搭成斜坡,径直将摩托车直开上三楼。

蔡德毓本以为儿子能在梧林经历一段俭朴的生活,改变他的心性。当他发现儿子如此炫富,他迷茫了,我们现在还能感觉到他的惆怅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马尼拉华侨团体成立菲律宾援助抗敌委员会,蔡德毓把准备用来装修五层厝的款项悉数捐献,用于购买抗敌飞机。

德毓宅人去楼空,但它并不寂寞。鸟雀不时飞来,落在上边。它们带来树种,于是榕树的种子在厝顶上发芽了,长成两棵枝叶茂盛的大榕树。现在,那些盘绕的榕树根,仍然在向人述说一个远行的梧林人的心路历程。



悠悠五层厝 陈巧玲摄于晋江梧林

## 坐在一棵古老的榕树下

胡美云

在闽南,榕树是再普通不过的树了。路旁、山边、公园里,古朴的小院前或者气派的楼前,榕树的身影随处可见。那些葱郁里透着旺盛生命力的榕树,那些树身斑驳、气须垂垂、寂静得如时光老人一般的榕树,会瞬间吸引住像我这般初踏进闽南大地的外乡人,然后为之叹服,并深深地喜欢上它。

在这样的榕树之乡,要遇见一棵上了年岁的榕树自然不是什么难事。那些上了年岁的榕树身上,通常会有一块标示着树龄的牌子。绿树成荫或者独树成林是这些老榕树的共同特征,而这,也正是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停留在一棵榕树下的原因。

在一棵古老的榕树下,会有很多奇妙的情愫涌上心头。或者站着,或者坐在树下,静静地陪伴、仰望、遐思。在斑驳的树身寻着时光留下的痕迹,寻那几百年绕树而过的光阴,寻那

从前的风、从前的雨,从前一朝一朝一代一代的人,从前那些我们无从追索的光阴里的热闹或者冷清。一棵老榕树,一棵气貌不扬的老榕树,它曾度过几百年的岁月长河,曾默默地见证过浩浩荡荡的历史风云。

家附近的庙前也有一棵这样的老榕树,偶尔于傍晚时分闲逛过去,我会坐在树下的石墩上坐一会儿,享受着树下的宁静时光。庙前的场地并不是很大,所以留给榕树的空间并不多。榕树粗壮的主枝干四周,用砖头修葺了一个漂亮的护栏;从树身垂下的一条条气生根是树枝的毛细血管,挂在半空,在轻风中如带飘摇,悠扬缓慢;主干之上的枝叶茂盛如蓬,朝四面八方的空间努力伸展着,热情饱满。

抬头凝视一棵古老的榕树,夕阳的余晖照在树身上,照在那些灵动着的一条条的气生根上,照在气生根入地后长成的健壮枝干上。我会情不自禁地思索,它们是如何由那些细如发丝的柔弱须根,长成如今这般健壮的

模样? 那些气生根,努力地生长着,只要有一丝机会碰到地面,碰到松软的泥土,它们就会拼尽全力地抓牢土壤,插入地下,用力地生长。这样的精神,这样强大的生命力,正是我所见过的许多榕树能够绝地生根、茁壮成长的原因吧!

人到中年以后,对一些古老的、染着时光印迹的事物格外地迷恋起来,是那种温柔的、美好的,带着一些怀旧的迷恋。老的街、老的房子、老的人、老的树、老老的旧时物件,然后再用一些旧日的文字——在键盘上敲打过无数次的旧日的文字,将它们组合在一起,记录下来。这样的记录也许同样只是时光长河里的一粒流沙,但是,它曾治愈过某个特定时间里的人,也许会温暖到某段时间里偶然相遇的人。

就像遇见一棵古老的榕树,静坐在树下的我,徜徉在悠长的长河里,在浩大的自然面前,会感觉到人类的渺小一样——会心生敬畏,会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。



草木

## 味道

### 西安土笋冻

毛永温

西安土笋冻? 没错。但此“西安”非彼“西安”。

要讲的这个“西安”是位于晋江市安海镇的西安村。西安村原叫西安村。按者,小坑也,指小港湾。宋朝以前,安海港开阔,港内小港湾众多,皆可避风浪。村前临安海港西一小港湾,称西西安。直到几年前,才改为西安村。

土笋别名“海蚯蚓”。因海蚯蚓生长在滩涂,白生生,酷似竹笋,故称“土笋”。西安村位于古安平港西侧,浅海水域广阔,咸淡水交汇涂滩面积大,有机质含量高,是土笋繁育生长的乐土。土笋冻是由土笋加工而成的冻品,晶莹剔透,鲜嫩脆滑,营养价值高,是一种色香味俱佳的特色小吃。

据《泉州府志》记载,安海土笋冻源于明代。《闽中海错疏》《五杂俎》,以及清代《闽小记》中均有描述:“其形如笋而小,生江中,形丑味甘。”一名土笋。”明末清初的《安海志》记载:“涂蚕,可净煮作冻。”这些史料都印证了安海镇是土笋冻最早的原产地,而产地就在古时西安海域的滩涂。

关于安海土笋冻的起源有两种传说:一是郑成功攻打台湾时发明的;二是戚继光在安平抗倭时发明的。相传,郑成功攻打台湾时,粮食紧缺,将士便到海边挖来大量的土笋煮成汤。一日,郑成功忙于军务忘记用餐,土笋汤凝固一体,他直接食用凝固成的土笋汤,没想到味道比土笋汤还好。无意间,郑成功发明了土笋冻。后人不断改进制作方法及佐料,形成了广为



人知的安海土笋冻。另一传说是明嘉靖年间,戚继光到安海抗倭,因粮食紧缺,士兵便到滩涂捕捉海蚯蚓煮汤喝。一次,戚继光一般晶莹,能看清冻中横七竖八的土笋。按照个人的口味,放些蒜泥、酱油、醋、辣椒、香菜末、葱末等调料,搅拌均匀就可以食用了。挖了一圈放进嘴里,入口滑溜溜、凉丝丝,确实美味可口,与众不同。于是,又来了第二碗,还意犹未尽。此时,小店里陆续上小,一会儿工夫,客人已坐满。真是好酒不怕巷子深呀!

据悉,不仅当地人对土笋冻情有独钟,海外华人华侨也深为青睐。今年清明节前夕,市侨联组织举办海外华侨寻根之旅。一行人来到西安村,村里特意选出八种不同风味的土笋冻,摆出来让这些华侨品尝。大家边吃边夸赞味道,纷纷竖起拇指点赞。

“还是小时候吃的味道!”一位新加坡老华侨颤巍巍地捧着土笋冻碗,不知想起什么,竟潸然泪下。一位菲律宾女华侨感慨道:“只有在故乡才能吃到这么地道的美味呀!”

小小的土笋冻,勾起海外游子对童年的记忆和乡愁。

土笋冻这一特色小吃,被村里赋予了文化内涵,把西安土笋冻设计成卡通吉祥物,起名小西。小西形象憨态可掬;头顶斗笠是盛土笋冻的碗,身着具有安海地方文化习俗的“嗦啰嗲”装,蹲在那里,怀抱一碗土笋冻,手挥汤勺,眉开眼笑欲吃状,让人喜欢得不行。现如今,土笋冻已成为西安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文化符号。小小土笋冻远播海内外,亦是向海文化一朵小小的浪花。



## 非遗记忆

骆锦恋

### (一)柯派高甲戏丑行表演艺术

以丑为荣演大千,融通多技唱流年。形神皆似民间女,却有贤名胜过仙。

### (二)嗦啰嗲

花婆旗手醉铺兵,三里采莲跳跨行。入户玉兰分朵朵,安平碧水映盈盈。

### (三)掌中木偶戏

指尖布袋演红尘,谈笑诉愁胜本身。口白清音能叱咤,春来秋往渡南津。

### (四)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

八艘舰上技初攒,破浪开云天地宽。似隔冥冥行愈稳,归来帆正任凭栏。

### (五)南音

直入花园百鸟归,四时南邑尽芳菲。琵琶梦里清音识,原是古人将福祈。



诗情

## 村庄的清晨

紫艺

黑夜是守护的精灵  
月光许以温柔,也点亮黎明  
在村庄,清晨的表达  
从黄昏起笔,光线勾勒  
蘸满破晓的遒劲  
琉璃灰瓦铺开底色  
每一幢房子都渲染着古朴与沧桑  
流水环绕村庄,浇灌稻田  
绿意盈盈,蔓延至荷塘  
细瘦的茎秆撑起岁月风华  
荷花与莲蓬交错耳语  
羞赧情绪散落成叶片的露珠  
绯红以为是晨阳的心境  
杨柳依依,与水车不期而遇  
讲述着每一座古宅的过往  
每一条巷子里,穿行或倚坐的  
老人小孩,都是一道风景  
屋檐上鸟儿轻轻配乐  
此刻,我打开了村庄的画卷

四季

## 秋水生花

朱国来

随着年岁新增,忽然对水多情起来。春水清浅细柔,夏天的水肥而浊,冬日的水又太过清瘦,故尤爱秋水。

秋水生花,不论是一湾小溪,还是一池碧水;不管是滔滔大水,还是绵绵秋雨。叮咚的山泉,宁静的湖水,均能在心底泛起波澜,流转出绮丽之花。

犹记儿时,老家村西那条小河,两岸绿树掩映,野花点缀,秋水静流,每到支流分岔处,便形成漩涡,唱出悠悠老歌,开出圆润的花朵。

河上,每去二三里,便有座小桥。造型各异的桥墩,截住流水,拉出丝滑的水花。初秋,阳光依然热烈。一个个孩童光溜着身体,立于桥头,像跳水运动员接力般凌空而下,噼啪噼啪扎入水中。顿时,河水翻腾四溅,咕嘟咕嘟冒出各式浪花。最妙的,当是打水仗。乘着对方不注意,猛地一擦,一串串水花便滑向空中,绽放成半圆,流星雨般轰向对手,打得对手一个激灵,赶忙回击。偷袭人立即一个猛子钻入水底,好半天后方于数米开外探出脑袋,悄悄地,顶开了一朵花。

要问跳水谁最棒,当属村东张二胖。那水花,大的像炸鱼。果真有白鲢鱼跃出水面,一条、两条、三条,霎时间,孩子和鱼儿的跳水大赛轮番上演,不分胜负。河面上,水花激荡,浮光跃金,美不胜收。只见张二胖横空落水,与一条刚起跳的大花鲢在空中相撞。只听“扑通”一声响,大花鲢顿时就被砸晕了头,逃往一旁,肚皮朝天转圈圈,于是便成为大囊“战利品”。

折腾累了,孩子们一溜儿躺在河边草地上歇息,河面渐渐归于宁静。

不知是谁,一跃而起,从草丛里捡起一枚石头片子,将大鲢似的身体贴近草地,手臂丝丝地空中划了个半圆,石片便“嗖”地飞出,像蜻蜓点水,在河面上不停地漂荡、跳跃,点开了串串涟漪。于是,大伙一字儿排开,片片石子在水面上奔跑、追逐。谁跑得最远、开的水花最多,谁就能得到战利品。瞬间,整个河面开满了绚丽的花朵。

就这样,河中的花朵,一直从初秋,欢腾至中秋。秋雨,是最不寻常的,一下就是两三天。绵密的雨脚,踩在河面上,开出细小的碎花,像烟花、像桂花、像流动的霜花,在水面织成一片茫茫大网,泛出粼粼波光,罩住了我们的童年。

时光微凉,秋水如画,正是插秧好时节。河边秧田里,水光银亮,红衣绿衫的村姑,灵巧的手上下翻飞,以一颗颗鲜绿的秧苗为笔,点染出了秋水百花图。

秋水之上,秋叶如花。几十年时光,一如半绿半黄的落叶,还有那几许落花,在河面轻轻荡漾,似一艘艘小船,载着朗朗秋光,悠悠向前。

转眼又到开学季。校门门口直打在三楼宿舍,千余米的距离犹如千里之遥。骄阳狠狠打在身上,砸得满身沟壑,汗水汨汨流淌;浑身似有千条虫吧,一颗一颗汗水砸在地上,开出了朵朵小花,转瞬即消失不见。